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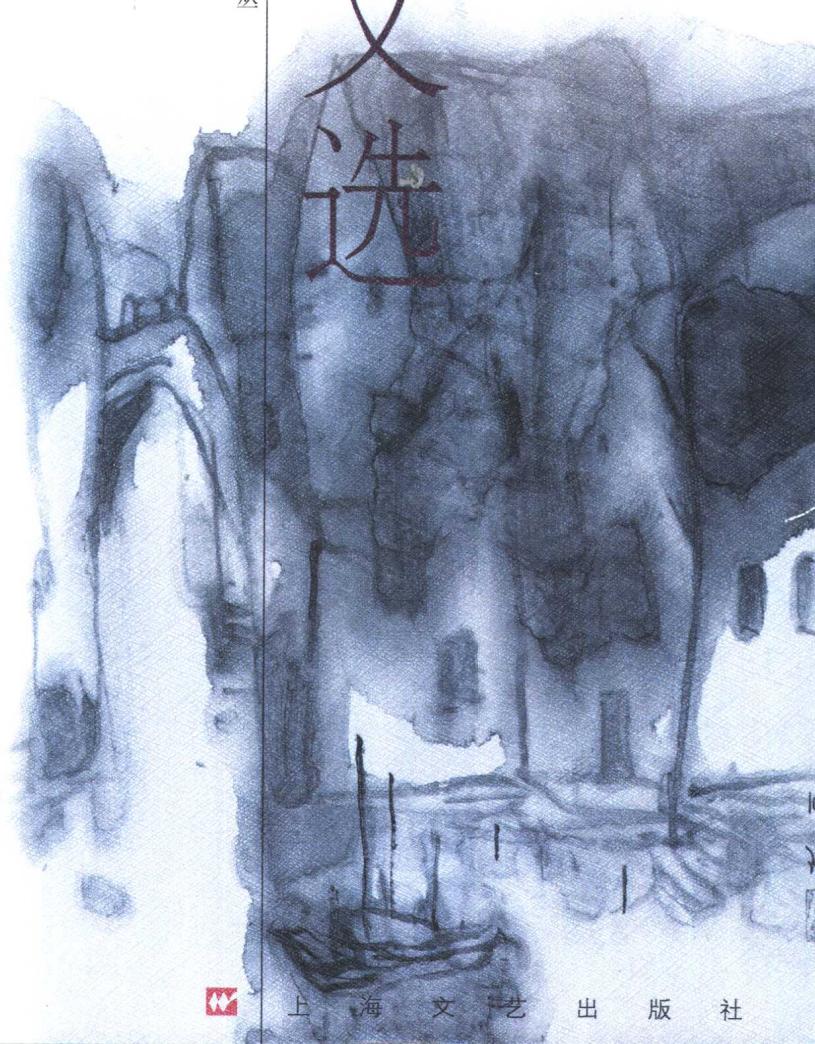
沙 白

WEN CONG

S H A B A I
JUNZILAN

君 子 兰 文 丛

散 文 选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君
子
兰
文
丛

沙 白

JUNZILANWENCONG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散文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白散文选/沙白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9

(君子兰文丛)

ISBN 7-5321-2554-8

I. 沙… II. 沙…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5594 号

责任编辑: 谢 锦
装帧设计: 王志伟
策划: 宫 垚
封面水墨画: 黄河忠

沙白散文选

沙白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n.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375 插页 3 字数 261,000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 册

ISBN 7-5321-2554-8/1·2014 定价: 2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4647842



沙白

沙白，原名理陶，1925年生于江苏如皋。读高中时开始学习写诗，并在当地报刊发表。后因读工科大学辍笔。1949年初参加工作，从事过新闻、工业、文艺等工作。1953年在上海纺织厂工作时重新恢复创作，并出版了反映工人生活的诗集《走向生活》。1958年初调任《萌芽》诗歌编辑。1962年《萌芽》第一次停刊后，调回江苏。先后任南通市文联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革”后，先后出版诗集《杏花春雨江南》、《大江东去》、《南国小夜曲》等多部。

君子兰文丛

题
记

君子兰是一种花。以君子喻花，以花喻君子，显见当初命名者的孤诣素心。

“……浓绿色的、剑形的、肥厚的叶子……几十朵橘黄色的、五瓣聚成的筒形的花，向上开放。它们像高雅的君子般相拱而立。当花的大茎，愈长愈长，这几十朵君子兰便愈站愈高，静雅地立在那里……”

借冰心前辈对君子兰的赞语，作这套书的标志，不亦宜乎！

编 者

1999年5月



《沙白散文选》序

忆明珠

一个诗人的来龙去脉总有轨迹可寻,而且还可能有一道风景,始终伴随着他,映衬着他。

说起沙白,在我的印象中就会浮现出一幅杏花初燃,春雨濛濛的画面,他是从杏花春雨中向我们行吟而来的。这是因为他最初引起读者惊喜的那本诗集,有着一个《杏花春雨江南》的美丽的名字。而其中发表于一九六三年的《江南人家》诸短诗,以明媚轻快的抒情色调,确实为当时被政治高温烤炙得干枯欲裂的诗歌园地,带来了一种杏花春雨般的潮润与温馨。

六十年代最初的三两年——也仅仅这三两年——文艺界出现过一度稍见宽松的气氛,因而沙白的少了些火药味的《江南人家》之类的短诗,才得以问世。但是“以斗为乐”的痼疾是很难救药的,不管读者欢迎与否,沙白的这类作品很快就被扣上了“脱离阶级斗争”的帽子,这可是一声非同小可的当头棒喝啊!前几年沙白在《答〈未名诗人〉问》一文中曾感慨地说:正是这声棒喝迫使他“不得不改写政治抒情诗。”但“刚写了几首,就逢上‘文化大革命’,所有的诗,都成了罪证材料”,从此“被剥夺创作权利十年。‘文革’后,再拿起笔,已是半百老人”。他继续说道:“所以我们这一辈作者,多半是实际工作时间很短而

曲折反复却很多。曲折的好处是促进思考,推动探索……”

好了,当沙白说到这里,我们也就不难明白,曾经从杏花春雨中行吟而来的诗人,在他的古稀之年,为何又成为一个散文家的了。

诗与散文都是思想感情的结晶。思想感情之间虽然并不存在着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却不是一码事。两者各有门户,各自为政,而又相互渗透,互为表里,难分难离。约略言之:诗主要以感情打动人,即将感情推向正面并使之表面化;但它必须以思想为后盾,这感情才有震撼力。散文主要以思想启示人,即将思想推向正面并使之表面化;但它必须有感情流动其间,这思想才具有生动的活力。年轻人思想单纯而感情丰富,大都曾与诗同行过一段路,故有“青春作赋”之说。及至年齿渐增,阅历渐深,感情活动渐趋平和稳定,这时候思想就活跃起来。曾经吃过哪些亏,上过哪些当,宠辱荣枯,升沉起伏,以至治乱兴衰,公道天理,都想来个寻根究底。否则,稀里糊涂被人牵着鼻子走了一辈子,还自以为是在完成着一桩神圣使命,岂不可悲!这就是所谓“皓首穷经”了!“经”者,经纬也,规范也,定律也,常道也,并非仅仅限于圣贤之典籍;普通人之所思所想,未必无真知灼见,又何不可以“经”视之呢!故“穷经”者,亦即屈子“吾将上下求索”之谓也。而沙白,既然命运在促进其思考,推动其探索,那不就是他在“穷经”吗?而他的这些散文,便是他“穷经”之所得了。

我不想条分缕析地谈论沙白的散文,现在我所想问的是:当沙白进入散文这一领域之际,回望来路,还看得到当年他曾倾心吟唱过的那片初燃的杏花,濛淞的春雨吗?在他现在的这些散文里,有的是充实、深刻、沉重、老辣……但那春雨的潮润呢?杏花的温馨呢?

然而美好的事物是生生不息的,是不会消失,不会被遗忘

的。我总觉得沙白在他的散文中，仍殷勤地在寻觅着、惦记着他的那片杏花春雨。让我们且听听他在《画出来的窗》一文中所述说的一个故事吧：“据说‘文革’中有位画家被囚禁在一间没有一扇窗的屋子里。于是，他在墙壁上用笔画了一扇窗。这扇画出来的窗，本身就是一首感情色彩极浓的诗。有忿懑、有反抗、有期待……无尽语言，无尽感情，尽在不言之中，似幽默，却极强烈。由此我想到了中国画。”沙白指出：中国画家常常在画上题诗，而诗，就如“画中之窗，一句，两句或几句诗，开一扇小小的窗，让你进入画的意境”。在这里，沙白由画在墙壁上的窗，想到中国画上的题诗；而我，由这窗想到的却正是沙白的散文。沙白当然是因为感觉到在现实生活中，还有着某种令人窒息，令人闷塞，令人忧愤的情形，就像一堵墙壁似地横阻在前，于是他才用散文的笔在这墙上画出了一扇窗子。他可能期望着这会引进一些光亮，但，我相信他一定也会从这窗口发现另一番更美丽的杏花春雨景观。虽然它距离我们也许还很遥远，也许，并不很遥远……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廿日于南京

沙白散文选

目录

君子兰文丛

《沙白散文选》序 忆明珠

金陵王气	1
漫话“八娼九儒十丐”	20
水滴·霸主·诗人	27
远眺鹦鹉洲吊祢衡	41
魏晋的风流哥儿们	46
琴声·笛声·啸声	51
也说唐明皇	64
西施殿遐想	72
话说醉酒	80
说马	87
闲话石头	91
松花江情结	95
北国红豆辞	102
鹤乡·麋鹿	109
湖山·擦痕	116
花镜	123
秋山红叶	134
游梅花山记	138
寒山寺的钟声	142
风城小札	145

橄榄坝乡情	150
三峡随想录	157
今昔才子辨	163
自题三杉斋	168
有感于厚黑学的兴起	170
鼠的猖獗与猫的悲剧	172
武侯祠断想	175
想起“金不换”	178
正月初五试笔	180
悼《哥德巴赫猜想》	182
病榻随想	184
“衣服”和墓碑	186
《诚贤侄》的联想	187
知天命的年龄	189
与野人夜话	190
下海与下水	194
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198
说“炒”	200
上帝和钱包	203
文风和家风	205
有容乃大	207
风和……	209
海滨小镇与刘罗锅	211
叭儿狗的德性	214
狗的闲话	217
玄奘塔前	219
有意栽花与无心插柳	221

说忍	224
烟花爆竹的随想	226
压岁钱诗话	229
破壁难补用诗糊	231
笔的分量	233
柳亚子和严子陵	236
汉武帝的《罪己诏》	239
为诗神造像	241
老子天下第一	243
李贺与济慈	245
《渔翁》	247
诗歌的“药效”	249
《长恨歌》随想	251
诗人之死	253
又是一个诗人	256
青史凭谁定是非	259
各有一方天空	262
庞德·汉武帝·屈原	265
画出来的窗	269
石榴	271
诗人的眼睛	272
帝王诗话	274
《三都赋》与《咏史诗》	277
也说“社会效果”	279
闲话“选家”	281
译诗与仿作	283
弃与藏	285

说悟	286
一字千金与惜墨如金	292
并非多余的补充	297
冒辟疆笔下的董小宛	299
我的第一首诗与顾迅一烈士	304
最后的信	308
阅尽万紫千红后	312
跌在纸上犹横行	317
长笛一声人倚楼	320
本色之美	325
小诗：诗味、含蓄、哲理	331
从雨想起	338
答《未名诗人》问	347
跋	352
沙白创作年表	354

金陵王气

拾瓷片者

“文革”之后，一次在南京开会，所住房间与章品镇同志的紧邻，每天吃过午饭，他从不稍稍休息，便匆匆出去了。起初以为他去会朋友，后来才得知附近的秦淮河正在疏浚，他老兄到工地捡瓷片去了。记得会议结束前夕，他让儿子前来提回一袋，究竟捡到什么，我是外行，没有去问。

老章是文物收藏家，他去西安还专门到大明宫遗址捡寻唐代的碎瓦残砖。我常常想象，深夜时他独对孤灯，把捡来的秦砖汉瓦、唐陶宋瓷，放在显微镜下细细观察，从一枚瓷片读到一段兴亡史，发现一次兵燹之灾，甚至一个史书上未曾记载过的故事。一次，在他家中，他为我们讲李后主如何“仓皇辞庙”的情节：当宋军兵临城下，打得他的军队溃不成军之后，他“自缚”、“衔璧”，自王宫出内桥，绕今日之水西门，再过今日之中华门，到驻扎在雨花台的宋营，向宋将曹彬投降，所过之处，百姓含泪跪送……这些情节，史书未见，我常以为他或者是从瓷片上读到的。

与世界各国比较，我国的地下矿藏，黄金不及南非，石油不及中东，铜不及智利，铁不及美国……惟独埋藏在地下的瓷片陶片、碎瓦碎砖、断戟残矛，可以独步天下，堪称富矿中的富矿。常

常一次发掘，让世界为之轰动，兵马俑发掘出始皇帝的威武，马王堆发掘出汉代的荣华，曾侯编钟让楚国在世界音乐史上大显光彩……拾瓷片者是有福的，可以沉浸在历史辉煌之中，而忘却身边的一切。

金陵王气

金陵有帝王之气，不知是哪一位堪舆学家的发现，又发现于何代何年。至少周朝初年没有发现，不然泰伯带着他的部属和中原文化来到江南时，就不会落脚于无锡东南的梅里，而是选择秦淮河边、钟山脚下。靠这股王气，也许灭商一统天下的不是周文王，而是吴泰伯。至少越王勾践时没有发现，不然当他打败吴王夫差，统一吴越，又派范蠡在秦淮河边筑城御楚时，范蠡若发现这股王气，也会让他从会稽迁都金陵邑，从而灭楚吞秦，一统七国，从而也就没有秦朝和那位始皇帝了。没有始皇帝，也就没有人对金陵王气加以破坏，在“龙脉”上挖一条河渎，坏了风水，使得金陵王气不能终成气候，以致后来的所有建都在这里的王朝，不能万岁万岁万万岁，常常短命而终；使得钟山至今还是条蟠着的龙，没有际会风云，飞上碧空。当然，金陵王气的发现，又是在秦朝之前，不然秦始皇就不会派人来挖上一锹了。

堪舆学家就是民间的风水先生。堪舆、风水是中国国粹，古代是极为讲究的。房子砌在什么地方，朝什么方向；坟墓葬在哪里，棺木如何安放，都可决定全家祸福、子孙荣衰，更不论帝都、宫殿、皇陵了。去过始皇陵的，即使你不懂堪舆学，也会发现那是块风水宝地：背依巍巍骊山，左有渭函之固，右有泾渭之利，远瞩西岳华山……葬在这里的人，当可开万世基业。不幸的是，骊

山是西周亡国的祸端，人事亦足影响天命，致使他的伟业只能二世，连地下的兵马俑大军也没有能保卫子孙永昌。清朝的皇帝似乎比他高明，你看东陵，北依燕山，东邻渤海，西近烟台，前面则是一望无际的冀东平原……外加还有个西陵以弥补不足，终于让大清帝国绵延了二百六十余年。

朱元璋定都金陵，也许是军师刘伯温的主意，这位诸葛亮第二，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精通星相之术，堪舆之学更不在话下，传说他的推背图能测知千百年后之事。想来他也一定看中了金陵王气，也许他还在始皇帝挖了一锹的地方动过手术，可以确保大明天下万岁。只是朱元璋的逆子朱棣，骇怕建文帝冤魂缠身，把朱元璋煞费苦心经营起来的都城，弃置一边，迁都北京，这或者便是明朝成为历史上最弱的王朝的原因。幸好他仍以南京作为“留都”，在此设立了个“影子内阁”，才让明朝延续了二百七十余年。然而，也说不定明朝的二百七十年江山又恰是迁都的结果，又有谁能说得清！

金陵王气究竟何在？风水好在哪里？第一个斩断龙脉的秦始皇没有说。只有刘伯温的老师，那位身穿八卦衣、手摇鹅毛扇、又是借风又是祭星的诸葛亮作过一次结论，曰：“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原来这里有一条蟠着的龙！其后，左思在他的《吴都赋》里，借一位吴国王孙的口，予以引申：“拥之者龙腾，据之者虎视。”原来金陵的风水就好在可以虎视天下，龙腾九重。不是帝王之气又是什么！说穿了风水就在于钟山、石城两座山头罢了，王气是从这两座山头冲天而起的。只是这股冲天之气，偏偏被始皇帝的钦天监发现，赶忙前来掘了一锹！

呜呼，金陵王气，王气金陵！

悲 剧 舞 台

金陵、秣陵、建业、建康、江宁、应天、南京，不管叫什么名字，似乎总是座惯于上演悲剧的舞台。究竟上演过多少场悲剧，任谁也说不清！至少每次王朝更迭，都要上演一场大悲剧，再加上南京条约，南京大屠杀……大悲剧总有十多场吧！当然开国、登基，也要演出一些喜剧，不过大都短促如一场白日梦，最后又以悲剧作结。

前面提到的那位南唐后主李煜，便是一场悲剧的主角。玉皇大帝手下掌管下界人事的什么“星君”，想来不是伯乐，而是个糊涂蛋，像李煜这样的风流王子，分配给他一枝江郎的彩笔就足够了，让他自个儿去偷情说爱，舞文弄墨，统领风骚，成为一代词赋大家，足矣！又何必硬要把他强按在一把龙椅上，让他坐立不安，结果成为一个昏庸的帝王。军事上既斗不过武夫赵匡胤，偏要强充硬汉，等到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又派出个学士徐铉前去哀求罢兵，出尽洋相。徐铉不仅会舞文弄墨，且有一张利嘴，自以为能说服赵匡胤撤兵。他见了这位宋太祖申辩说：“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忽然帮李后主认了个干老子！）未有过失，为什么派兵打他！”赵匡胤回得妙极：“哪里有父子分成两家的！”（意思是既认我作父，就把江山交出来！）一句话就把徐铉顶回。文士在武夫面前，任你如何低声下气，叩首求饶，都无可奈何！武力是绝对权威。这个徐铉连“武器的批判”也不知道，亏他还是个文字学家！于是李后主这位风流词客，便只得空叹：“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了，只得“自缚”、“銛璧”，出内桥、绕水西门、出中华门，步行到雨花台去向武夫手下的二流武夫投降。投降后，赵匡胤封他为“违命侯”，最后给了

他一杯毒酒。

堪和李后主媲美的是他的前辈陈后主(金陵和成都一样,惯出“后主”!)此后主以井底皇帝和一曲《玉树后庭花》闻名。陈后主文才不及李后主,他写的那首《玉树后庭花》实在庸俗得很,较之李后主的词,用天壤之别形容,并不为过。你看:“丽宇芳树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即便在香艳诗中也属下品。不过那位和陈后主一道藏身胭脂井的张丽华,也许算得金陵第一美人。连唐朝的那位名臣魏徵,也根据故老传闻,记下了她的“容色”:“张贵妃发长七尺,髻黑如漆,其光可鉴。特聪惠,有神采,进止闲暇,容色端丽。每瞻视盼睐,光彩溢目,照映左右。常于阁上靓妆,临于轩槛,宫中遥望,飘若神仙……”原来张丽华最漂亮的是那对夺人魂魄的眼睛!就是这位第一美人,在隋军破城时,被晋王(后来的隋炀帝)杨广的部下拖出胭脂井,一刀割断喉管,悬首于秦淮河的一座桥上。那双夺人魂魄的漂亮的眼睛永远闭上了,不过,事情并未到此结束。隋炀帝杨广的好色,绝不下于陈后主陈叔宝。张丽华的那双迷人的眼睛老是盯视着他。以致当他当上皇帝,后来锦帆牙檣巡幸扬州时,张丽华忽地走进他的梦中,他梦见:在斗鸡台边与陈后主相遇,后主侍女十多人,其中一人甚美,陈后主告诉他这便是张丽华。于是,他和陈后主饮酒唱和,张丽华走上前来,拜求赐诗,这位隋朝的末代皇帝便赠诗道:“见面无多事,闻名尔许时。坐来生百态,实个好相知。”从这首梦中诗来看,杨广到头来没有忘情于这位被他下令砍去脑袋的美人。他的下场也并不比陈后主好多少,不久,他便将“万世平陈业”,“换得雷塘半亩田”,埋骨于行乐之处了。清初词人陈维崧,一次在冒辟疆家中听一位琵琶名手弹陈、隋遗曲,不觉悲从中来,写道:“两家后主/为一两三声/也曾听得/撇